

这是跨世纪的带有**传奇色彩的追踪古字画的故事**

原创长篇悬疑小说

真迹

zhenji
王田◎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这是跨世纪的带有**传奇色彩的追踪古字画的故事**



zhenji
王田◎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迹/王田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8. 10

ISBN 978-7-80240-244-7

I. 真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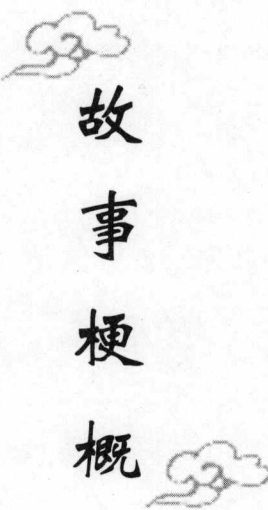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0073 号

书 名 真 迹
著 者 王 田
责任编辑 杨淑萍
装帧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84040746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6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9.00 元



故事梗概



这是跨越世纪的带有传奇色彩的追踪古字画的故事，一波三折，跌宕起伏，环环相扣。

金草堂大夫杨金汤去何剑飞家出诊回来，突然以“通共”罪名被捕入狱。接着两伙不明身份的人前后搜查了杨家，指名要杨家交出古画《牡丹富贵图》。从此，由《牡丹富贵图》引出的一系列古字画争夺战接连不断，扑朔迷离。

日本特务横木和国民党特派员宋春祥都对杨金汤的《牡丹富贵图》觊觎已久，双方人马为能得到此画不择手段、明争暗斗。

日本投降，横木自杀，未及运回日本的一批古字画被国民党接收。正在监狱受审的与横木关系密切的汉奸李元子突然暴病身亡，古字画莫明其妙失踪。杨思远决心找到失踪的古字画下落。

有人为寻找解放前夕留在北京的古字画，几次独闯京城，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一幅唐寅的《牡丹富贵图》会致使某县文化局副局长雇凶杀人？《牡丹富贵图》赝品的再度出现，使杨思远寻找古字画的愿望越加强烈，而公安局请他参加寻找古字画的“特案组”正中下怀。

真正的《牡丹富贵图》会流落到什么地方呢？难道这幅唐寅的真迹在人间蒸发了吗？

一场暴风雪，使迷蒙的、铅灰色的北平天空更加昏黑暗淡。

北平火车站附近几条街的店铺早已打烊。一个黑影从车站附近的高墙跳下，另一个黑影在跟踪这个黑影。紧接着枪声、警笛声响成一片。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从高墙的门洞里急匆匆地跑出来……

在廊房头条绸缎庄旁有一条窄窄的胡同，胡同深处的一间很小屋子里，一个喘着粗气，心神未定的人，跪在地上，双手合十，虔诚地拜着眼前的一幅画。嘴里叨咕着：

“观世音菩萨，小的得罪了，我把您从香案上请下来，从日本鬼子手里把您夺回来，我这也是奉命行事。再说他日本鬼子有什么善心啊，您保佑他们干啥呀。饶恕我的罪过吧，保佑我吧……”

这个人跪拜完了，匆匆收起眼前的画，对折两下，掖在贴身衣服里，扎好腰带，出了门，朝另一个胡同走去。一个黑影跟踪着拜画人，走走停停。这个拜画人也很机灵，几个鸽子翻身，过了几堵矮墙，就把那个黑影甩掉了。

在这个胡同的尽头，有一座四合院，院门紧闭。拜画人在门前四周望了望，又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，一个鸽子翻身进了院子，还没等上正房的台阶，正房的门就打开了。

“没有尾巴吧？”

“有个影子叫我甩掉了。特派员来了吗？”

“就等你呢。你进去吧，我在院子透透气。”开门人说着，把拜画人让进屋，自己在外边关好屋门。拜画人走进西屋，那个被称为特派员的人很和气地对拜画人说：

“《观音图》弄来了吗？”

“弄来了。”

拜画人掏出画在灯下展开，那个特派员拿出放大镜仔仔细细地看了看。

“就是它，这幅明代《观音图》原是北平一个巨商的，叫小日本连哄带吓给拿走了，这回你立了一功，辛苦了。这阵子北平的小日本到处张网，发誓要抓住天贼。”

“抓天贼？谁是天贼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北平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，咳，咱别管他天贼是谁，你还是去老四那里躲几天，你明天就离开北平。”

“是！那我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等我的通知。我明天也走，老头子已经来电催了。”

“特派员，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“注意隐蔽。”

“是！特派员！那，那我走了？”

“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拜画人说完，给那个特派员敬了个礼，转身出了房门。拜画人与院外的人打了一声招呼出了院门，一闪身消失在夜色里。

第二天，店铺刚刚开门，街头巷尾就有人议论昨天夜里日本兵挨户搜查天贼的事。一位戴着棉帽、穿着长袍、手里提着柳条箱的人不经意地听着人们的议论，嘴角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然后，匆匆地朝车站走去。

……

在治安总署，一个科长正在电话里接受训斥。

“你们警察是吃干饭的吗？限你十天之内把这个案子给我破了，否则我会找你们的上司说话。”

“是！是！是！”

这位科长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答应着。放下电话，他立即召集手下部署任务。

“……五天之内，你马上带几个弟兄到洋行周围进行调查。”

“科长，这小日本也太霸道了，不就是丢了一幅字画吗？还是他们抢中国人的字画，这叫什么事？”一个警尉发着牢骚。

“别说了，叫你调查你就调查，叫你们那些弟兄都认真一点儿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对了，都传说是天贼所为，你们谁见过天贼？”科长又问。

“没见过是没见过，可世上传得挺悬乎。”一个警察说。

“扯他妈的蛋，什么他妈的天贼，都是自己吓唬自己，无非是几个蠢贼。你们抓到蠢贼也别放过，知道啦？”科长暗示着什么。

“我们明白。”警尉心领神会地说。

“要格外注意火车站附近的几家大买卖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去吧。”

“是！弟兄们，走！”

警尉领着大家出去了，一边走还一边发着牢骚。

……

1943年的冬月，对于北平人来说，那可真是谈贼色变。有的说是天贼专偷那些绸缎庄、古董店、大药房，偷的都是些古董字画、金银细软。有的说天贼是一男一女，一老一少，经常装扮成有钱人，先踩点儿后下手。有的说天贼是两个日本的浪人，看不出是男是女，作案时经常挥舞着日本刀。有的说天贼会隐身术、缩骨术，作案不分现场人多入少，即使被抓到戴上手铐脚镣，也会脱身。还有的说天贼不是凡人，是天兵天降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只要被他们看中的东西，肯定能得手。反正说什么的都有，这使很多店铺老板不得不加倍小心，能早关门就早关门。北平的一些小报也大肆渲染，天贼闹得人心惶惶。

几天来，那雪越下越大，风越刮越紧。古老、破旧的前门楼子在风雪中呜咽着。街道两旁的枯树就像骨瘦如柴的老妪，被风吹得摇摇晃晃，站不稳脚跟。

夜幕降临，昏暗的街灯下见不到几个行人。

长安街上，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匆忙地朝东四牌楼方向跑去，在风雪中留下一串串“叮叮当当”的、沉闷的铃声。风雪肆无忌惮地抽打着车夫，车夫大口地呼吸着，嘴里喷出的呵气变成了雾状，使他们的胡须、睫毛、眉毛都挂上了白霜。然而，他们却顾不上擦一把，这可是难得的一趟买卖呀，拉完这趟，他们也该回家了。因为十点钟以后有些地段戒严，一般人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街上跑？

心急如焚的乘车人恨不得让黄包车飞起来。就在快到东四牌楼的时候，一个龟缩在街巷里的警察突然冲了出来，把警棍一挥，厉声喝道：

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

跑在前面的黄包车车夫吓得赶紧停下车，差一点儿把乘车人从车上摔下来，车夫忙回头用歉意的又似求救的眼光望着乘车人。那乘车人没有理会这些，对那个警察眼皮儿也没撩，冷冷地说：

“怎么，接大夫看病不行吗？”

“下来！下来！看病？到哪儿看病啊？把良民证拿出来！”

坐在前面的人并没有下车，只是掏出证件给了那个警察，他不想浪费口舌，更不想找麻烦。那个警察接过证件只看了一眼，就点头哈腰地把证件还给了车上的人，然后又望了望后面车上的人说：

“后面这位是大夫吧？”

“我是，我是，鄙人杨金汤，前门打磨厂金草堂药铺大夫，这是我的证件。”后面的乘车人宽宽的额头早已沁出了冷汗，他一面报上自己的姓名、身份，一面小心翼翼地递过良民证。那个警察并没有看他的证件，而是笑眯眯地朝车夫摆了摆手说：

“走吧！走吧！当心点，雪天路滑，别跑那么快。”

“谢谢！谢谢！”杨金汤诚惶诚恐地道着谢。他心里直纳闷儿，眼前请我看病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那东四牌楼附近也有几家诊所，为啥大老远地跑到前门打磨厂找我这个小药铺的郎中啊，是因为我杨金汤有祖传的秘方？再有，那个凶神恶煞的警察为啥连我的证件也不看，态度还变得那么谦恭呢？这个人会不会是……他不敢多想。

坐在前面黄包车上的是一位三十四五岁的中年人，穿一件灰蓝色的大褂，围了一条驼色的围脖儿，方脸盘儿高颧骨，显得有些清瘦，额下剑眉高挑，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似乎度数不是很深，炯炯有神的双眼，透着一股英气。只见他抬头望着满天的风雪，焦急地催促着车夫：

“师傅，能再快一点儿吗？”

“好嘞！先生，您坐稳喽。”黄包车车夫一面答应着，一面加快脚步。车轮在雪地上压出吱吱咯咯的响声。

黄包车进了东单路口一直往北走，然后又往左拐进了金鱼胡同，终于来到了病人的家门口。

那是一个不大的角门，角门旁的门框上钉着一块小木牌，上面用毛笔写着“何宅”两个字。坐在前面黄包车上的人就是这宅子的主人，名叫何剑飞。

何剑飞下了车，又忙把杨先生请下车，然后让两位车夫在门外候着。

“杨先生，请。”何剑飞把角门推开，让杨先生先走。杨先生小心翼翼地进了院门，扫了院子一眼，然后同何剑飞来到了正屋。这时，焦急万分的何夫人听见动静，忙从东屋迎了出来。

“这位是金草堂的杨先生，这是我的夫人齐江北。”何剑飞忙介绍说。

“辛苦了，杨先生。请到东屋。唉，我这孩子咳嗽有一个多礼拜了，看了几个医生都没看好，今天烧得厉害，又咳嗽，又憋气的，您可得好好给看看。”何夫人就像盼来救星一样恳求地说。

“叫杨先生喘口气嘛，杨先生是专攻小儿疾患的专家，放心吧。快给先生上茶。”

“杨先生，您先请坐，这大冷天的，真不好意思把您麻烦来。”何夫人一边说着，一边倒了一杯茶递给杨先生。

“别客气，先给孩子看病吧。”杨金汤接过茶杯，放在地桌上，望了一

眼靠墙角床上满脸潮红的男孩，忙走过去。他把孩子的小胳膊从被子里轻轻地拿出来，轻轻地把了把脉，又让孩子张开嘴，看了看舌苔，然后对何先生、何夫人说：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这是肺热咳嗽。我开三剂清热化痰的方子试试，会好的。”

杨金汤说着从药箱里拿出处方笺，用毛笔写着处方：麻黄二钱、杏仁三钱、石膏一两、生甘草三钱、板蓝根一两、金银花五钱、连翘五钱、贝母三钱……

“明天去药铺把药抓来，煎好后，一剂喝两次，早晚各一次。”杨金汤写完方子后递给何先生说。

“杨先生，今天晚上能叫我家先生去……”何夫人想叫丈夫马上就随杨先生去拿药，不过，她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口。

“明天上午去吧，现在晚上不太平啊。”杨金汤说。

“那孩子要是还不停地咳嗽、喘不上气可怎么办？”何夫人心里没底，望着杨先生问道。

“这样吧，你们家有白梨吗？”

“有，上午刚给孩子买的。”

“那好，用大白梨、鲜姜片熬汤，放些冰糖给孩子喝一喝，我还有点应急的止咳平喘的药，先给你们两包，咳嗽厉害了就给他吃上半包。”

“好，好。谢谢您了，杨先生。”何夫人感激地说。

“嗨，谢什么，我就是给人看病的嘛。”

“江北，快给杨先生拿钱。”何剑飞对夫人说。

“不忙，不忙。”杨金汤趁这个工夫，用眼睛环顾了一下这不算宽绰的房间，让他吃惊的是，这房间的布置很有些像自己家的样子，那墙上的挂画，那古董架上的瓷器，只是墙上多了一柄雕花宝剑……

“杨先生，这是您的出诊费。”何夫人把出诊费递给了杨先生。

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们快给孩子熬点儿梨汤吧，我也该回去了。”

杨先生接过钱，收拾好药箱，站起身来。

“杨先生，路面上不太平……剑飞，你送送杨先生吧。”

“我送，两辆车都在外面候着呢。”何剑飞说。

“不用您送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”杨先生说。

“还是送送您吧……”

等在大门口的黄包车夫一见他们出来，忙招呼他们上车。

“何先生，真的不用送，您不用客气，请回吧，照顾孩子要紧。”

“那，这样吧，两位师傅，这是你们的脚钱，一定要把杨先生安全送

到家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。”两位车夫高兴地答应着。

“有一个车送我就行了。”杨金汤说着上了来时坐的那辆车。另一辆车夫手里拿着何先生的钱愣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心想，这不拉活儿，怎么好意思收人家的钱啊？何剑飞倒挺痛快，说：

“师傅，您把钱收起来吧，在外面等了半天了，怪冷的。”

“那，谢谢先生了。”车夫感激地向何剑飞鞠了个躬，把钱放进了衣兜。

“先生，坐好，走喽。”拉着杨金汤的车夫架起车辕，跑了起来。

“请回去吧，何先生。”杨金汤在车上向何剑飞摆了摆手。

何剑飞站在门口，一直望着黄包车消失在风雪夜中……

还是那个地方，还是那个警察，见到黄包车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这半夜三更的。良民证！”

“老总，我是给人家出诊的，现在回家去。”

“出诊？下来检查！”那个警察上一眼、下一眼、左一眼、右一眼地瞟着杨金汤。杨金汤心里自然明白，用手一边掏出良民证，一边掏出几张票子，递给了那个警察。

“老总，这是一点意思，买包烟吧，天怪冷的。这是我的证件。”

那警察一面接钱，一面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证件，说了一句：

“行了，快走吧，别让宪兵队看见，他们可没我好说话。没听说现在到处查天贼吗？一男一女，厉害着呢。大晚上的，少出门。”

“哎，哎，谢谢老总。”

尽管杨金汤证件齐全，也真怕遇到这些夜查的人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更何况北平的时局动荡……可他不明白，何先生的面子为什么那么大呢？看他家的宅院也不像是大户人家，看他家里摆的一些古董，挂的几张字画，顶多是个书香门第，书香门第会让警察另眼看待吗？这很叫他疑惑。不过他心里又想，看这位何先生对黄包车夫的态度，又不像是个坏人。唉！管他是什么人，什么背景呢，他请我看病，又没少给我钱，但愿回家的路上别再遇上鬼子宪兵什么的。我杨金汤虽说在前门打磨厂附近有些名气，也都晓得我擅长给小儿治疗疾患，说我有祖传秘方，药到病除。可那小日本鬼子，他会管你是不是大夫吗？近来，北平关于天贼的事传得也挺邪乎，刚才那个警察还说现在到处抓天贼，一男一女……

杨金汤一想到这里，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，还真惦记起家里来。他忙催促黄包车夫，叫他加快脚步。因为有的路段戒严，他们只好绕道前门。

说来也奇怪，就在杨金汤去何家出诊的时候，金草堂药铺真的来了一男一女。他们一进门就找杨大夫，女的说她头痛得厉害。两个伙计说杨大夫出诊了，他们只管抓药，让他们明天再来，那个女人不干，说伙计骗她，非要亲自去后院找找不可。一个伙计只好去后院禀报杨夫人，没想到那两个人也跟了进去。

杨夫人听到前面铺子吵吵嚷嚷的，忙出去看个究竟。正在屋里学习的杨家的大小子杨思远看见妈妈匆匆出了屋门，也跟了出来。当伙计把这两个人不相信杨大夫出诊的事向杨夫人禀报后，杨夫人还没解释，杨思远就很不客气地说：

“我爸爸不在！你们看病请到药铺里候着，到我们后院干什么？”

那个男的没有理会杨思远，只对杨夫人说他老婆头痛很厉害，想请杨大夫给瞧瞧。杨夫人看了一眼那个长得眉清目秀、脸色红润、非常漂亮的女人，不像有病的样子，倒是那个男的，脸色蜡黄，有些病态。杨夫人说她先生真的不在家，并让他们到上房瞧了瞧。她看得出，那两个人要不到屋里看个究竟，是不会罢休的。

那两个人站在上房朝里屋瞧了瞧，的确没有发现杨大夫。这时，那个女的突然发现里屋的花架上摆着一盆茉莉花，就借故和杨夫人套近乎说：

“大嫂，您这盆茉莉花怎么养得这么好，开了这么多的花，真好看。”

“您，您也喜欢花？”杨夫人问。

“喜欢，喜欢，我一见这花呀，病就好了了一半儿了。这茉莉花香能通脑的……”

“行了，既然杨大夫不在，我们走吧！”那个男的有些不耐烦地说。

“大嫂，那我们改天再来。”那个女的温柔地说。

“二位请慢走！”杨夫人说着，客气地把他们送出药铺，不过，她此时心里却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。

“妈，对这种人没必要客气。”杨思远说。

“你小孩子不懂，我们开药铺的要和气生财。”

“那也得看什么人，我看那两个人不像来看病的，倒来找茬儿的。那女的我没太注意，你看那男的，鼻子朝上翘着，像狗一样，闻来闻去的，两眼还放着凶光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“你爸爸怎么教育你的，不要以貌取人！你怎么老不长记性？”

“我看他们就不像好人，他要再到咱家耍赖，我就对他不客气！”

“小祖宗，你就少惹是非吧。听妈话，赶快洗洗，睡觉去！”

杨夫人一边说着儿子，一边吩咐伙计们：

“上门板吧，天不早了。”

“好，上门板。”伙计答应着走了。

……

黄包车拉着杨金汤拐了几个弯，到了金草堂药铺门口。杨金汤下了车，从旁边的小胡同进了自己的家。

一进屋，杨夫人就把两个求医人的事和杨金汤说了。杨金汤心里也犯起了嘀咕，会不会是飞贼来踩点？不过，他表面还是很镇静地安慰夫人说：

“快睡觉吧，不就是来找我看的吗？别大惊小怪的，没事，没事。”

“那也得小心点儿，你再到院子看看角门插得牢不牢？”

“行，我去看看，你先睡吧。”

杨金汤到外面小院转了转。一阵冷风吹来，卷起的雪花飘灌进了杨金汤的衣领里，他不但感到有些冷，心里还有些发颤，忙看了看角门，再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没有啥事才回到屋里。他插上房门，简单地洗了洗，就上床休息了。

杨金汤躺在床上并没有入睡，心里想着今天晚上出诊遇到的怪事，想着夫人说的那两个上门求医的人，他觉得这两件事都小视不得，必须提防着点儿。他突然想到要把墙上那幅古画摘下来，转而又觉得不妥，夫人本来胆小，这样草木皆兵，她要把我圈在家里不让我出诊，一家人可怎么生活呢？唉，还是过些时候再说吧。倒霉的事怎么会落在悬壶人的头上呢？

三

风雪过后，北平的气温一下子降了好几度。大街上虽然积雪不厚，但车马、行人还是比平日少了许多。只有胡同或小院里那些不甘寂寞的孩子们，似乎忘记了天气的寒冷，高兴地堆着雪人，打着雪仗。他们阵阵铜铃般的笑声，与那些走街串巷卖糖葫芦的、收破烂儿的、磨刀磨剪子的吆喝声，乃至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，拄着一根打狗棍子，挎着一个破篮子，敲门讨饭人的低低乞讨声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真可谓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儿。

金草堂的杨金汤又一次到东四出诊，不知缘于什么心态，他决定再到何家走一趟。当然，他有他的理由，既然前几天何先生大老远地慕名请他，这也是对他的信任，自己一定要把何家孩子的病彻底治好，换句话说，这也是为了金草堂的名声。

说起这个金草堂，其实并不是京城的老字号，杨金汤也并非科班出

身。杨金汤的祖籍在河北武安，他父亲懂些医道，在家乡有点小名气，尤其是治疗小儿咳嗽，只需一大包汤药，喝几次就好，人称“杨一包”。当年，武安人在京城开药铺的很多，“杨一包”也随一些人闯荡京城。开始，他给颐人堂药铺站柜台，后来有了一点积蓄自己就在前门打磨厂附近开了个小药铺，取名叫金草堂，并坐堂行医。因为这儿离前门楼子不远，来往的人很多，生意也不错，还雇了两个伙计做帮手。于是，他就把家眷从武安接到京城，那时的杨金汤才六岁。“杨一包”一边供儿子杨金汤念书，一边教他《汤头歌》、《药味十八反》什么的，还不断把自己的本领传授给他。“杨一包”故去后，就将小药铺留给了杨金汤。杨金汤自然珍惜父亲创下的家业，也更加勤奋地钻研医术，尤其对止咳平喘，可以说是一招鲜。这样，金草堂的招牌也就越来越响。尽管如此，在场面上，他仍觉得自己比那些达官贵人逊色几分。杨金汤有一儿一女，他决心全力供他们读书，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，希望他将来能在仕途上有个发展，以光宗耀祖。儿子杨思远倒是很争气，读小学，念中学，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杨金汤为了让儿子有个好身板儿，从小还请人教他一些武功。亲戚朋友也没少在杨金汤面前夸他的儿子文武全才，有出息，还说他的儿子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一看就是官相，最小也能当个县太爷。女儿杨思仪虽说刚上初中，学习也不错，将来必定能嫁个好人家。所以，杨金汤每想起儿子、女儿，心里再有不痛快的事也会一扫而光的。也许此刻他正想着儿子，想着儿子当官的样子，脸上渐渐有了笑容……

当杨金汤来到何宅门前，叩响门环，来开门的正是那个发烧的孩子，孩子并没记住杨金汤。

“伯伯，您找谁呀？”

“小朋友，我找你呀？咳嗽好些了吗？”

“好了。”

“齐风，谁来了？”何夫人在屋子里隔着窗子问道。

“是一位老伯伯。”男孩子答道。

何夫人不知来人是谁，忙放下手中的活儿，走出屋门。

“啊，是杨先生，您请进。剑飞，杨先生来了。”何夫人一边热情地接过药箱，一边喊着何剑飞。

“我正好到东四出诊，顺便看看孩子。吃了几剂药怎么样？咳嗽好些没有？”

“好多了，杨先生。真多亏您了，这不，跑到院子里玩上了。”

“啊，杨先生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”何剑飞三步并作两步从屋里出来，兴奋地说。

“何先生，今天没上班？”杨金汤问道。

“我是个自由职业者，没班上的。快请，那天太晚了，也没好意思留您，今天咱们好好喝杯茶。”何剑飞一边说，一边把杨金汤让到屋里。

这时，那个叫齐风的男孩子也跟了进来。杨金汤坐下后，看了看孩子的舌苔，然后把了一下脉，把原来的药方又增减了几味，递给何夫人说：

“再用上三剂，巩固一下。”

“谢谢杨先生。”

“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当大夫的就是给人看病的嘛。”

“杨先生，来，到我的西屋坐坐。”

“不去了吧。”

“杨先生，您别客气，正好我一位朋友也在，刚刚沏了一壶君山的‘白毛尖’，走，咱们一起品品。”

“您有客人，改天再来拜访吧。”

“到我的陋室坐一坐嘛，也和我朋友认识一下。”

何剑飞硬把杨金汤拉到西屋。西屋的客人忙起身给杨金汤让座。

“云竟兄，这位就是我和你说的远近闻名的金草堂的杨先生。杨先生，这位是燕大历史系教授，书画鉴赏家张云竟先生，我的挚友。”何剑飞介绍说。

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杨金汤和张云竟穿着同样的藏蓝色大褂，说着同样的话，做着同样的拱手动作，逗得在旁边站着的一个秀气的、细眉细眼的、小小嘴巴嘴角微微上翘的女孩嘿嘿直乐。

“对了，忘介绍了，杨先生，这是张教授的千金，芳名寒梅，是个小才女，画画得不错。”

“叔叔好！”

“好！好！几岁了？”

“十五。”

“大家都站着干什么？快坐下吧。”何剑飞招呼大家。

“今天就不坐了，我还有病人，改日一定登门拜访。你们谈，你们谈。”杨金汤不想打扰他们，提起药箱出了西屋。

“杨先生，有时间欢迎到寒舍小叙。”张云竟和杨金汤打着招呼。

杨金汤也朝张云竟点了点头，道了声：

“改日见。”

何剑飞夫妇好把杨金汤送到大门外，两人一直望着杨金汤消失在胡同口。何夫人对何剑飞说：

“剑飞，这杨先生可真是个好人啊，我们找时间要去酬谢酬谢杨先生，要不是他，咱们小风的病就严重了。”

“这就是行医人的人品，要不，谁敢夜里出诊，遇到警察还好说，要遇上日本宪兵队不就麻烦了？过几天咱们一定到金草堂好好谢谢人家。”何剑飞说着又往胡同口望了望。

“回去吧，张先生在屋里一定等急了。”何夫人说。

何剑飞回到西屋，张云竟问道：

“剑飞兄，这位给小风看病的杨先生是哪人氏？”

张云竟对刚刚见过一面的杨先生印象很深，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“这我倒是没问，不过绝对是个好人。那天晚上，小风感冒，又发烧又咳嗽，脸憋得通红。我敲了附近几家诊所，人家都说夜里不出诊，没办法我只好跑到前门的金草堂找到杨先生，人家二话没说，提起药箱就走。这不，今天特意回访来了，又给开了三剂药。现在这样的大夫不多呀。”

“这都是世道的过错，你想，这满街宪兵、警察，有几个敢出来的，万一他们找个茬儿不就倒霉了吗！你没听说日本宪兵队把北大红楼的教室都当了牢房和刑讯室？真是欺人太甚，狗日的。唉！何时能收拾旧山河哟？”

“咱不说这些败兴的事了。你最近有什么新作没有？”

“脑子乱得很，哪有心思做学问啊。新作没有，新闻倒是有一件。”

“说说看。”

“我们燕大一位老教授保存得特别好的一幅仇英山水画，还有宋官窑瓷瓶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何剑飞一听仇英的画就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失窃了。”张云竟沉重地说。

“失窃？”

“被天贼偷了，那天贼太厉害了。”张寒梅神秘地说。

“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，到画室画你的素描去！”张云竟说着女儿。

“知道了。”张寒梅不情愿地走了。

“这天贼也太猖狂了！”何剑飞问。

“你还真信啊？”张云竟显然对天贼的事不大相信。

“这城里传得沸沸扬扬的，无风不起浪。那老教授报案了吗？”

“报案？我看你也是个书呆子了，别说一幅画，就是十张画又如何？”

只知道着急上火到教堂祈祷。”

“那老教授就认倒霉了？”

“唉，我们这些秀才，不认倒霉有什么办法？老教授失去平生最爱之物，一股火儿病得不轻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说也奇怪，我们学校一个教公共课的教员，自从老教授出事，他就经常到老教授家安慰、照顾老教授。”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，同事之间互相关心嘛。”

“这个教员与老教授家平时并没什么来往，你说，他怎么突然关心起老教授来了？当然，人家也是一片好心。嘱咐老教授一定要把古董、字画藏好，小心别再丢了，说那些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，丢了叫人痛心啊！那天，他还突然找到了我，也是一番嘱咐。”

“是有些奇怪，不过，这位教员还很满有头脑的，他提醒的对呀，有些宝贝那是无法再生的。”

“唉……”

“别叹了口气了，来，品一品我的茶，消消火儿。古人云茶有‘三德’，坐禅时可提神；满腹时可助消化；心烦时可平心气。”

“平心气？我这心气怕是平不了的。”张云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咂了咂嘴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国家内忧外患、盗贼蜂起，唉，好茶也喝不出好味道。苦啊。”

“是啊，内忧外患，国无宁日，能不苦吗？不过，苦茶也得喝呀，总不能渴死吧？”

“喝茶不如看书，我看看你的书吧。你这《四友斋画论》是啥时候买的？”张云竟用手指着书柜里的一本很旧的书问道。

“你想买吗？我可以转让。”

“你就别逗我这穷教书匠了，我买得起吗？”

“有啥买不起的，到琉璃厂的地摊上，用上个块八毛钱就能‘淘’出一块‘金’子来。”

“原来你这些书都是淘来的？”

“也不全是。这朱景玄的《唐朝名画录》，荆浩的《笔法记》，还有这《竹谱》、《画鉴》可都是淘来的。”

“宝贝，全是宝贝。都是在琉璃厂‘淘’来的？”

“有的在琉璃厂，有的在东安市场。我告诉你吧，那些旧书铺可是真正的买卖，又能买，又能卖，你有旧书不到那里卖卖？”

“我的书可真舍不得卖。”

“逗你呢，当真了？”

“说正经的，你墙上新换的两幅字画也是刚从那儿‘淘’来的？”

“这可不是，这是我出大价钱买来的。你看这幅文徵明的山水怎么样？”

“上当受骗啦，上当受骗啦，这是赝品！”

“赝品？我是用‘青花瓷’换来的。”

“你就是拿座金山换的，那也是赝品，我相信我的眼力。”

“好好，赝品，赝品。那这幅王守仁的行书呢？”

“这幅行书嘛，倒是真迹。”

“云竟兄啊，你可真是火眼金睛，不愧是历史系教授，国学大师，书画鉴赏家。让人佩服，佩服啊。对你实说吧，这幅文徵明的山水，是我用买烧饼的钱，先买了一个仿‘青花瓷’，再用这仿‘青花瓷’换来的这幅画，你说能是真迹吗？不过，仿得精细，一般人还真看不出它是赝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们没有你老兄这样的眼力。”

“剑飞兄，你就别恭维我了，我也有走眼的时候啊。”

“走眼没关系，反正你自己不会买赝品的。”

“买不买赝品咱先别说，既然你都说有天贼，那咱们也不得不防啊。”

“我知道，来，不说天贼了，品茶，一会茶凉了。”

“我对茶道没兴趣。”张云竟故意把茶碗推到一边。

“你呀，不就是想下棋吗？明说不就得了，那咱们就下一盘？边喝边下。”

“那就来一盘，静静心，平平气。”

“怎么，下棋也有品茶的好处？”

“棋茶同宗嘛。你品茶，我‘品’棋，咱们平分秋色。”

“那好，我还是黑子，我先来……”

两个人一边喝茶，一边你一个黑子我一个白子，非常认真地下起来。这围棋是张云竟除了书画鉴赏之外的唯一爱好，用他的话说，下围棋是最能修身养性的了，而且，这围棋充满辩证法，黑白两子之间蕴藏着好多的道理。他们俩默默不语地放着每颗棋子，完全忘记了刚才谈论国事时的气愤和谈论字画时的热烈。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张寒梅画完素描，来到西屋提醒父亲回家吃饭，张云竟这才从棋盘上回过神儿来。何剑飞夫妇非要留他们父女吃午饭不可，说饭菜已经做好了。张寒梅一心想回家，张云竟只好依着女儿，谢绝了何家夫妇的热情挽留。